

人是移动的。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这是时间把人移动了。

昨日投稿百篇皆退稿，今日每去一篇必发表，昨日藉藉无名，今日号称大师，这是知识、名气把人移动了。

往昔含辛茹苦，吃糠咽菜，今朝饕餮养成性，一席万金，旧日栖居茅舍陋室，如今坐拥豪宅成片，这是巨额财富把人移动了。

从前人前俯首帖耳，低声下气，开会缩在角落，今日昂首阔步，趾高气昂，开会必坐主席台，这是权位把人移动了。

时间对人的移动是直线的不可逆的，人不能由“半死白头翁”回归“红颜美少年”。返老还童，美梦而已。再高明的整容术也掩盖不了时间移人的轨迹。但人走向最后日子的快慢并不同一个步调，有一位年逾百岁依然耳聪目明、思如泉涌的著名老人说，上帝把他给忘记了。

知识、财富、权位对人的移动，明末清初人周容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穷书生从郡城考秀才归途遇雨，避雨一老农人檐下，老人“见其衣湿袖单，影乃益瘦”，乃让老姬煮上芋头，端上一碗，穷书生吃了，又要一碗，吃饱了，笑对老人说，“他日不忘老人芋也。”十多年后，穷书生做上宰相，一日心血来潮，命厨子煮芋，芋端上桌，宰相尝一口就放下筷子说，怎么不像当年“老人之芋香而甘也？”乃派人把老人寻访来到京城相府煮芋，

芋上，宰相尝了一口，依然放下筷子，对老人说，何不像当年之“香而甘也？”老人回答说，“犹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数十里，困于雨，不择食矣：今日堂有炼珍，朝分尚食，张筵列鼎，尚何芋是甘乎？”

时、位之移人，似乎也是直线的。钱越赚越多，官越做越大，但和时间移人不同，它会发生惊天大逆转，昨日还西装革履，在电视上谈笑风生，属于领导人行列的官儿，今日众目睽睽之下，哭丧着脸，穿着囚衣，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昨日身价连城，骄奢淫逸，什么事都能拿钱搞定，今日倾家荡产，资不抵债，只能在铁窗内了此残生。

这样的逆转，是不知不觉、悄无声息的，不像时间移人，眼下出现袋袋，额头冒出白发，当事人会啊哟一声，我老了。

时、位移得相当远的人，不知有几个会有这样的警觉，也啊哟一声，我这个移动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越出常轨，思想感情、生活趣味、朋友圈子是不是有了异样的变化？进而审思，我是不是病了、有危险了？这一切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的。有了这份警觉，防微杜渐，移动大逆转发生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大大降低。对于学问大家，不会发生什么大逆转，越到后来，越是炉火纯青，但是对于那些泡沫大师就是另一回事了，一旦挤去泡沫，逆转就会到来，很快人们就会忘记，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大师。

时、位移人

史中兴



欣欣然

——兼谈张波的书法

郭舒权

张波今年恰好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岁数。他的书法之路，虽有坎坷，但终究是幸运的。岁数不算大，成绩却不小了。他认为，感恩者有三：一是感恩他的父母，“逼”他学习书法；二是感恩他的启蒙老师袁寿连，带他走进了书法殿堂；三是感恩他身边的贵人和友人，相助他在书法之道上一路走来，走到大家的视野里。

现在喜欢书法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欣赏？是个问题。

我国有诸多的艺术门类，书法占着崇高的地位，有人把它说成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认为，书法的地位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极其简单，它又极其复杂；它极其平常，它又极其玄妙；它是小技，它又通大道；它是形而下的，它又是形而上的；它是手写的，它更是心境的映现。

张波写过一篇《书法与哲学》的文章，结尾说：“书法之中有哲学，哲学贯穿于书法。”我觉得他的说法有道理，是把握住了书法的机杼。无论是作者，还是观者，这个基点是很重要的。

艺术之源自老庄。为什么？

中国的老庄哲学，把万事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而书法运笔中的提与按、轻与重、快与慢，线条的粗与细、方与圆、曲与直、刚与柔，墨色的枯与湿、浓与淡，结字和章法的疏与密、虚与实、欹与正、离与合等等，恰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规律。所以，汉代的蔡邕说：“书肇于自然。”唐代的张怀瓘讲：“书者法象”，要“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清代的翁方纲则认为：“世间万物非草书。”书家是把自然之美融入到自己的审美境界，经笔墨变化，展现自己的情感心绪与品格修养，“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一个聪慧的书家，必是熟稔此道的。

综观张波的书法创作，正是基于阴阳对立统一之思路。化义为形，以他行书为例，其字体常有鸾凤腾空之势，外表看似不平衡，却互相依靠，保持着平衡，它有生气，有美姿，有呼，有应，一气呵成，不可修改。他笔下的线条和结体，会变化，能统一。由此可见，他驾驭笔墨的功力，在同辈中，可谓是个佼佼者。

以上说的，是书法创作的基本思路。再说一点辨析线条优劣的基本方法。大画家克利说过，在线条中散步。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线条的高度推崇和赞美。

书法之妙，妙在章法、结体、墨法和线条。而书法之耐看，则在既单纯又丰富的线条之中。翻开张波的这本作品集，其线条：肯定且洒脱，无滞涩和油滑；活泼并自由，无刻板 and 僵硬。其优美线条的产生，一则是中锋运笔为主，有韧性和弹性，犹如糯米，富有嚼劲；二则偶以侧锋，无意中有意趣；三则线条有起伏，如“清风吹水，自然成纹”，这是他的用笔之法。至于线条中的用墨之法，只要看看他写的枯笔，能以枯涩湿，并呈颗粒状，便知功力不一般了。

（节录自《张波书法集》序）



夜光杯

去年岁末去桐庐，上桐君山谒“药王”、访叶浅予故居，后至严子陵钓台。天大冷，游客十分稀少，富春江水脉脉长流，连带着袭来阵阵寒意；更兼一场初雪，刚好与我们遭遇。本想早些折返杭州，却无意中得知十公里开外有一处名叫“白云源”的山水名胜，被誉为富春江上的“香格里拉”，当即决定前往。

这次属于自驾游，同行者中，还有我的太太及两位好友。

过了一座跨江桥，拐进芦茨湾，沿着江畔疾驶，很快进入了窄狭的山间公路。但见公路一侧，山壁耸峙，犹如块石堆垒，一片霜冻冷凝，冰凌垂挂。透过光秃秃的灌木丛依稀可见的乡间景色，显得格外冷寂荒寒。

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到了一处山坳口，白云源景区已近在眼前。雪越发下得紧了，我们决定即刻登山。在入口处买了门票，却遗憾地发现山是登不了。大雪已呈倾泻之势，连附近号称“修篁蔽日”的景点，也变成了银

装素裹的群雕。工作人员说可以再发最后一班游览车，不过时间得抓紧，照这个天气，一会儿说不定连车都不能开了。看来没得选择，于是赶紧上山。

坐在无任何遮挡的电动游览车上，寒风扑面，雪花泼洒一身，眼镜摘下来擦了一遍又一遍，否则根本看不清景物。刚行不久，似闻潺潺水声，继而声如玉帛。但见一汪涧溪，色呈墨绿，清冽凝碧，一尊尊大小不一的石头横亘其中。由于露出水面的部分有一层厚厚的积雪，故而十分夺目。正所谓石不能言最可人，园林中经过修饰的太湖石固然有造型之美，但天然雕饰的雪石却更富画意。最奇的是一棵大树横空搭了一座天桥，据说过去洪水泛滥，人们无法涉溪，便借助这棵大树行至对岸，此景点便是“华盖贯溪”。

沿着蜿蜒的山路，游览车缓缓上行，一座水库出现在左下方的山谷中，名曰“龙门”。后来发现，白云源冠以“龙门”的水景有好几处，想必水资源丰富，可供游龙腾跃、潜龙伏底。

在我们的要求下，游览车且行且停。怪石、雪树、沟谷、幽潭，构成独特的山貌，宛若世外之境。一面山崖上，倒悬着如剑似戟、条状不一的冰凌。那片名为“鸳鸯谷”的所在，静虚空灵，似可充作神仙眷侣的逍遥之所；更兼一潭青碧，游鳞可数，移步换景之中，即便是一座草亭、一株玉立的杉木、一串雪中的足迹，都仿佛蕴藏着山水之精魂、自然之妙谛。

其后的行程是几处水景，我们皆下车观赏。司机显然有些着急，催促我们不要耽搁太多时间，否则雪积厚了，恐下山时车打滑。但美景当前，只能有所忘情。先是“奔石叠

文化杂咏·野史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街谈巷语本如麻，信史难从小说家。竟有扶桑贵妃后，马嵬故事笑乾嘉。野史多出于小说家流，所谓“巷语街谈、道听途说”者也。其于信史无征，故虽有可观，“君子弗为也”。杨妃死于马嵬，本无异议。然白氏“不见玉颜空死处”一说，使好事者浮想联翩，又以蓬莱为扶桑，于是宫女代死、流亡日本之说乃成。今日本有多座杨妃墓，多位自称杨妃后人者。即令乾嘉大师复生，只能喟然一叹耳。



瀑”，奇崛的大石，层叠交错，极富动感。湍急的瀑布穿石而过，形成双瀑之势。然后几经缓冲，形成道道分叉，直至汇聚潭中；而“小龙门瀑布”，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有些深藏不露。隐约可见一条玉带，漾动在林木和崖壁间；再经过杜仲园，到达青龙潭峡口的“七仙潭”。

我问司机“七仙”何意？他说这是七仙女曾经沐浴过的地方，倒也香艳，却差点被他误导。后来得知，此潭和七仙女无关，只和七块奇石有关：在妖娆突兀的山岩中，奔泻的溪流因其阻挡而形成优美的叠泉，人们谓之七仙，实属文学加工。我倒不怪这位名叫申屠的司机，虽说他在景区工作，却对景点的含义有所不知，而非故意蒙混。相反，我却感谢他如此浪漫的“解读”，使我一时相信了这个美丽的“传说”。本来嘛，自然之美，全凭自己感悟，正所谓相由心生，

境由心造，若“七仙”的解读果真采用申屠的说法，岂不愈加美妙？此时暴雪横飞，山路湿滑，申屠说再看最后一个景点必须要下山了，我们想想也是，再不抓紧，就有点不计后果了。一群人手扶护栏，小心翼翼地踩过一座木桥，来到“龙门瀑布”前。顿感滚雷轰隆，耳膜震动，平地生风。莽苍的崖壁间，闪出一道白光，形如匹练，喷银溅玉，云蒸霞蔚，以巨大的落差、雄强的气势，注入其下数千米之大的一片深潭中。如果说这一路上的潺流、涌泉、叠瀑都是流淌的诗行，那么大龙门瀑布便是诗意的源头和激情的开端；也是我们此番旅行最激动的相逢和告别。虽说其上另有观瀑天桥、壮观的峡谷和林场风光，但我们这群踏雪而来的不速之客，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只能高山仰止、有所割舍了……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童年的课桌椅

高威城市博物馆没什么特别，但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陈列了一套一世纪之久的课桌椅。长大以后再见小学时代的课桌椅，许多人都会忍不住惊奇，原来自己的身体这样瘦小过，记忆里宽大笨重的课桌椅原来竟是这样单薄窄小。那天在博物馆里，下午已经没什么参观者了，空气凝结起来，充满博物馆里令人恍惚的时空错乱。我走过去，把身体嵌进桌椅。坐下，长大的身体自然而然地缩了起来，身体的记忆恢复了，这是课桌椅带给身体的舒服和谦卑的姿势，以便回到童年时代。然后想起，原来那时坐在木头平板长条椅子上，将手肘撑在桌子上，闻着台板里散发出来的干燥木头气味，心里那种对漫长将来的眺望，始终都是优美宁静中带有一种紧张惊悚的危机感的幻想。原来课桌前的那些遥望，那些想象，那种对已经踏步而来的人生既向往又惧怕的感受，其实就是那张照片：黎明的微光中，踩在高跷上一动不动，仿佛陷入沉思，又仿佛凝神谛听远方之声的人偶。

在高威海湾旁边的一座小博物馆里，我突然回到了在上海的童年，生活真是奇妙。



在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从国内外各大剧院搜集来的演出季宣传品，杂乱中却有两幅演出海报醒目地张贴在墙上，一幅是 2010 年德国科隆歌剧院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另一幅则是 2012 年上海大剧院与上海芭蕾舞团联袂制作的现代芭蕾《简·爱》。现代芭蕾《简·爱》海报的诞生过程就像这部原创舞剧一样，充满了挑战和创作的乐趣，是剧院和舞团合作的结晶。

最初着手海报设计的时候，剧目还刚刚立项。预热阶段的海报就是从传统思维开始的。我们从小读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听上译厂配音的电影，看舞台上的话剧演绎，当辛丽丽找到德国的编舞帕特里克来用舞蹈语汇讲述这个经典故事时，我们的理解仍停留在纯爱小说阶段。没有具象的人物造型，设计师顾琰和伙伴们做起了手工劳动：淡紫罗兰

底色，白色的窗棂后是一个女子背影的剪纸；投影在窗前的，是一个芭蕾舞者的轮廓，侧前方一枚金色的花朵绽放。意境似乎有了，但又似乎还未传达出舞蹈语汇，只是直观的创排：简·爱。

与此同时，排练的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真正走上芭

一张演出海报的诞生

张笑丁

排练厅跟拍、采访数日后，我们才开始理解这部舞剧编舞的情感表达，才逐渐体会到创作过程的痛苦。老帕说：“创作像完成一个拼图，每个人都要找到他的位置。疯妻子贝莎与罗切斯特是通过恨与痛联系在一起的，而简让罗切斯特平静。我要做的，并不是颠覆观众心中的简爱形象，而是重新诠释罗切斯特与贝莎。结尾三人舞段的表达，不只是一种平衡，更是一种升华。”人物关系的冲突，古典舞蹈技巧与现代

参与创排给了设计师灵感，三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各种舞段定格，在设计稿中几经排列重组，当一张三人叠加造型的设计稿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我们的目光被牢牢吸引住了：在清冷与疯魔间挣扎的贝莎、在爱与尊严中犹豫的简·爱占据了画面的前区，她们优雅的手臂和头颈线条分明划出了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在爱中迷失的罗切斯特居后，身形又倾向于简爱的方向……鲜明的戏剧张力和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又呼之欲出。主视觉海报设计终于诞生了！老帕的编舞阐述为这个成功的设计做了最好的注解：“在爱的能力上，罗切斯特一直在寻找，而两位女性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她们对爱的理解更深刻、更诚实。直到罗切斯特失明，他才真正学会爱，看到爱。”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请看明日大剧院“制造”本栏。